



行思广安(组诗)

黎均平(四川)

在宝箴塞， 每一块石头都是传奇

以“宝箴”的名义
石头在这里集结成塞
然后放弃身份

放弃身份的每一块石头
比原来更重
过往的风声
飘零的雨意
无常的人情
被它们一一地默读和轻放

百年时光是河
静待一条新造的船
接每一块石头平安回家

在缪氏庄园， 农旅注定是一根藤上的瓜

一个庄园的姓氏
如果有根
那一定是写在大地上的

缪氏的笔画太多
是否意味着根须发达
需要更多的幅员和水分

庄园中的农旅
本是一根藤上的瓜
结合是必须的
分开，两瓜都会孤绝

在神龙山巴人古堡， 今人找到了出口

巴人喜欢巴适
于是神龙山上出现了古堡
于是神化了的古堡复活
成为城市的一个触角

广安安静无需太多证据
古堡里的古人业已走远
今人正在谈笑风生

我只是一位过客
或者看客
当然若有需要
我也是愿意充当证人的

在广安白塔， 历史站了起来

站在这里已经很久了
塔是替安丙站的
也是替梁江站的

一直站不直
一直不封顶
是广安白塔的留白

这些砖石的信仰
沿着广安的方向拾级而上
屡经风雨依旧阳光

在思源广场， 思念是一艘渡人的船

广场是可以用来渡人的
思念是一种渡人的方式
思源广场把一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阳光在上
思念在长
思源广场托起的每一颗心足够安祥

思源广场上的宝鼎很重
“实事求是”很重
“发展才是硬道理”很重

把广安的阳光 匀一些给你

广安的阳光不多
也不少
正好可以匀一些给你
余下的，足够丰裕广安

广安的云朵很薄
阳光可以轻易地抵达世间
而你不用吹灰之力
就能得到阳光的轻抚
你与广安的每一次遇见
都是一次镀金

冬日喜事

李凤玲(山东)

在我的儿时记忆里，每到冬日，村子里就会有人家操办喜事。

天刚一放亮，村里办喜事的人家就开始忙碌了。一辆马车早已打扮停当，马是村里最高最俊的那匹，为了今天的长途跋涉，它刚刚钉上了崭新的马掌。

马车上的喜篷也搭好了。一领新席子拱起来罩过整个车身，拱起的席顶上披着一床带着流苏的线毯。桃红色的线毯有着明暗相间的印花，它的流苏正好搭在喜篷的前沿上，马车一走，便晃晃悠悠地摆动，煞是好景。

那时候，我们村里的人娶亲，并不是新郎自己上门，前去迎接新娘的，是由村里人专门组成的娶亲队伍，那是一群经过精挑细选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娶亲这天，他们一早儿就得出发，带着喜绳一路浩浩荡荡地奔往新娘家去，中午在新娘家吃过喜酒，用喜绳挑了嫁妆，再一路浩浩荡荡地回转至新郎家来。

前去接亲的小伙子们负责挑嫁妆，而同去的女孩子们则负责领新娘，用今天的话说，她们就是伴娘。两个俊俏的女孩子坐进了漂亮的马车，她们的辫子上扎了红绸，脸上点了胭脂，脸蛋儿粉嘟嘟的，像是从年画里走出来的人。在娶亲这一天，她们的身份不仅是伴娘，更是我们这个村庄的形象大使。

在落后的交通条件面前，再短的路程也显得十分遥远，接亲的队伍连去带回往往得走上一天，而那时候的婚礼，本就在黄昏时分举行。人约黄昏后，显得更有味道了。

整个村庄的人早就眼巴巴地等在村口，激动的新郎更是坐立不安，他从屋里到屋外，又从屋外到屋里，

来来回回地走动。

村里学校的锣鼓队也来了。我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敲锣打鼓，节奏虽然并不复杂，但就是喜庆，直听得让人心花怒放。鼓捶上包了红绸，锣捶上也缠了红布，敲打起来红穗飘动，一派喜气洋洋。锣鼓声一起，婣子大娘小孩子，全都循着声音齐刷刷地聚到了新郎家——那拜天拜地拜高堂的神圣一刻，必须得在全村人的见证下方可完成。

新郎家的堂屋门口已摆好了一张桌子，桌子上也铺了红布。村里能识文断字的人被请来当婚礼的主持人，他手里拿着一张草稿纸，略带些紧张却又颇有些自豪地做着发言准备。

新娘走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鞭炮响起来了，锣鼓也正敲到热闹处，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新娘在伴娘的簇拥下走进院子

里来了，她身穿红棉袄红棉裤，乌黑的大辫子上扎了鲜亮的红绸，脖子上的红纱巾映照着她羞红的脸庞。新郎也被人们簇拥着从屋里走出来了，当着满院子熟悉的面孔，他只顾“嘿嘿”地傻笑着，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表达激动的心情。

结婚仪式开始了。那时候的新郎和新娘，会在仪式上恭敬地向父母和众乡亲鞠躬，也会羞涩地给彼此鞠躬。没有亮闪闪的钻戒用来交换，也没有现代婚礼上的海誓山盟，他们羞涩却又郑重其事地进行着这项古老而又庄重的仪式，在这份虔诚的庄重里，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

小时候看过无数场乡村婚礼的我，如今却只清晰地记得那句“一拜高堂，二拜天地，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站在人群里的我，和大多数孩

子一样，眼睛始终紧盯着主持人手里的那个食盒。那里面有各色的点心，还有拧着花边的糖果。等那声“送入洞房”一落地，主持人便会将食盒里的点心糖果抛向围观的人群，我们顿时抢作一团。并不热衷于吃糖果的我，在那时只是单纯地热衷于抢，那种氛围让我觉得生活有无限的美好滋味。

就在此时，新娘被簇拥着入了洞房。天色已暗，洞房里的一对花烛燃起来，彻夜长明。

雪，就在这个时候适时地落了下来。老话说得好，“雪窝里娶新娘”，如果谁家的喜事赶上了一场大雪，那可真是大吉祥的征兆。

天上双星渡，人间六礼成。这场冬日的喜事，在古朴的村庄里，在飘雪的夜幕中，走进了天祥地瑞，花好月圆……



云绕瑶台

汤青(安徽)撰

开往新年的列车

宋莺(上海)

经过几天的努力，我总算买到了回家的车票。拿到车票的那一刻，我第一时间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妈，我买到车票了——”我的声音拖得很长，语气里全是开心。

“真……真的……”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像是在怀疑自己听错了。当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地笑了起来，可是不一会儿，母亲又像孩子一样抽泣了起来。

对于母亲的这番情感变化，我感同身受。整整三年了，我没有回过一次家。第一年是因为工作，我决定不回去；去年原本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可最终还是没能买到回家的车票；今年我已做好了打算，就算买不到票，走路我也要走回家去。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可在我的心里就如同过了几个世纪一样长。我明白，没有了家的温暖，我就如同一棵失去了阳光和雨露滋润的树木，奄奄一息；远离了父母的疼爱，我就如同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摇摇欲坠……

买到车票后，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买了一些年货，不需要太多，用心就好。给母亲买一件棉衣，给父亲捎两瓶好酒，帮妹妹带点学习用具……其实，这也是我多年来每年必做的事。都说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可家里的亲人更不容易，尤其是我的家乡那个偏远的小山村，谁走出了大山，谁就成了一家人的指望。

买回东西的当晚，我给母亲打去了电话，可话刚说到一半，就被母亲打断了：“别买东西了，家里都准备好了。”原来，听说我今年要回家过年后，父亲和母亲就趁着赶场的时候给家里添了不少东西，大到床上铺的盖的，小到牙膏牙刷洗发水，他们还一个劲儿地催问我具体是哪一天回去，说家里等着我回去杀年猪。

“时间还长着呢，我回去的时候马上就过年了，杀年猪不用等我了。”我说的是实话，买的是农历腊月底的车票，到家后马上就过年了。等我回去杀年猪的话，可能就来不及准备过年的食物了。

“不急不急，一年到头就等着你们兄妹两个呢，你啥时候回来，我们啥时候杀。”母亲的话斩钉截铁。

母亲的话虽简短，却翻出我内心深处某股酸楚的味道。

一张回家的车票，上面标注的不是时间，也不是票价，而是你和亲人团聚的幸福时刻。

生命如疾驰而过的火车，以飞快的速度奔向人生的终点，而有为或无为则是那两条铁轨在你身后紧紧追随。每过一年，就如到达了一站，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在驿站稍作停留修整，又开始整装待发，往下一站奔去……

没有一个人会一直陪你到生命的最后一站，你必须学会成长、坚强、独立，再从容无悔地慢慢老去，一直怀揣着对时光的敬畏和对生命的信仰，去实现有为的人生，留下你来过一遭的痕迹！总希望时光这辆列车能开得慢些，再慢些，还没来得及细数今年的回忆，细品今年路过的风景，就匆匆搭上了开往新年的列车，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一去不回地把我

们载着，往新年开去……

搭上开往新年的列车，眼看着台历一张张被飞快地撕去，每撕掉一张，就如心被抽空了一截，生命就缩短了一天。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飞奔的时光如鞭子般抽打着我们的惰性，让我们不敢停下脚步稍作停歇。当一篇篇《年终总结》，一本本新年日历，一张张回家的车票……又似曾相识地重又摆在你面前，让你无法回避又是一年的逝去，盘点着一年的得失成败，或平淡无奇，或起起落落，心情起起伏伏，不禁惊觉年复一年总是匆匆，不禁感慨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红颜白发似水流年！

搭上开往新年的列车，生命之树的年轮上又平添了一圈纹

路。我们又老了一岁，添一缕白发；孩子们又大了一岁，长高了一截。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在纷纷向时光老人恭敬地呈上一年答卷：孩子们呈上期末考试成绩单，给家长一个交代；大人们呈上《年终总结》，给自己和单位一个交代；各个单位的财务在年终也是最忙的，得把一年的收支账目盘算得清清楚楚，给老板一个交代……只是，那一个个单调的数字却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一年的辛勤汗水凝聚而成。

搭上开往新年的列车，乡愁也越发地浓了！当行走于异乡的街头，那预订年夜饭的广告突然映入眼帘，盼着回老家吃年夜饭的心情便更加迫切起来。当网上随

时跳出抢票的广告，回家过年的脚步也就越发地近了，似箭的归心也随着抢票的数字一起跳动起来，牵动着游子一年的思念与乡愁，只朝向一个叫“家”的地方。

搭上开往新年的列车，是终点，更是起点；是收获，更是播种；是告别，更是出发，一切都只为迎接下一个丰收的来年！当大雪刷新一条雪白的起跑线，只听新年钟声和新年鞭炮如一声枪响，我们便开始奔跑在人生新一年的跑道赛场上，开始人生中又一场新的奔赴！我也不敢懈怠，沿着笔在纸上疾驰的方向，开始新一轮的笔耕，在新年雪白的稿笺上抒写新的篇章！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明年又是新的一年！

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吃到饺子并不难了，而且萝卜、羊肉、虾仁……各种口味应有尽有。只不过，我越发想念母亲包的饺子……

五年前的冬天，我接母亲到我家小住。我像母亲给我包饺子一样，包了一锅羊肉饺子，全家人坐在一起说有笑，其乐融融。吃到高兴处，我又提起小时候那些往事。母亲突然问我：“你还记得那年夏天冻耳朵的事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夏天，但是想吃饺子的我故意把耳朵挠红。母亲不问也就罢了，这一问，把我的脸都问红了。我羞涩地低下了头，母亲沉吟片刻接着说：“其实，妈早就知道你馋饺子了。只是那些年，咱

做早餐，哪知她给我们包了一顿香喷喷的羊肉饺子。母亲的厨艺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她把饺子包得像一个个元宝似的，煮熟后像充了气的皮球一样鼓鼓囊囊。母亲把一大碗饺子端到我面前说：“闺女，赶紧吃，吃了冬至的饺子，耳朵就会好了。”我有点不相信母亲的话，但闻着香喷喷的羊肉饺子，早已垂涎三尺的说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说也奇怪，吃了那碗冬至饺子后，我的耳朵慢慢好了起来。自此，我知道了冬至有吃饺子的习俗，也知道了冬至仲景“祛寒娇耳汤”的经典故事。

25岁那年，我嫁到了南方，

饺子里的母爱

黄荫丽(广西)

在我国北方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说法。

我从小是在北方生活的。每到冬天，在零下十几度的低温下，室外一片白雪皑皑，天寒地冻，人们蜷缩在家连门都不敢出。尽管如此，到了冬至这天，仿佛过年一般，街上非常热闹，因为冬至这一天北方人有吃饺子防严寒的习俗。

记得我五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没多久我的耳朵就被冻伤了。我的耳廓起先是痒，后来变得发红，最后长出了小红疙瘩。又痒又痛，就算抹了冻疮膏也不好。于是，冬至这天，母亲特意起了个大早，在厨房里乒乒乓乓一阵忙碌。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给我们

们包饺子，

哪知她给我们包了一顿香喷喷的羊肉饺子。母亲的厨艺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她把饺子包得像一个个元宝似的，煮熟后像充了气的皮球一样鼓鼓囊囊。母亲把一大碗饺子端到我面前说：“闺女，赶紧吃，吃了冬至的饺子，耳朵就会好了。”我有点不相信母亲的话，但闻着香喷喷的羊肉饺子，早已垂涎三尺的说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说也奇怪，吃了那碗冬至饺子后，我的耳朵慢慢好了起来。自此，我知道了冬至有吃饺子的习俗，也知道了冬至仲景“祛寒娇耳汤”的经典故事。

25岁那年，我嫁到了南方，

一张回家的车票

熊兴国(云南)

经过几天的努力，我总算买到了回家的车票。拿到车票的那一刻，我第一时间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妈，我买到车票了——”我的声音拖得很长，语气里全是开心。

“真……真的……”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像是在怀疑自己听错了。当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地笑了起来，可是不一会儿，母亲又像孩子一样抽泣了起来。

对于母亲的这番情感变化，我感同身受。整整三年了，我没有回过一次家。第一年是因为工作，我决定不回去；去年原本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可最终还是没能买到回家的车票；今年我已做好了打算，就算买不到票，走路我也要走回家去。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可在我的心里就如同过了几个世纪一样长。我明白，没有了家的温暖，我就如同一棵失去了阳光和雨露滋润的树木，奄奄一息；远离了父母的疼爱，我就如同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摇摇欲坠……

买到车票后，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买了一些年货，不需要太多，用心就好。给母亲买一件棉衣，给父亲捎两瓶好酒，帮妹妹带点学习用具……其实，这也是我多年来每年必做的事。都说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可家里的亲人更不容易，尤其是我的家乡那个偏远的小山村，谁走出了大山，谁就成了一家人的指望。

买回东西的当晚，我给母亲打去了电话，可话刚说到一半，就被母亲打断了：“别买东西了，家里都准备好了。”原来，听说我今年要回家过年后，父亲和母亲就趁着赶场的时候给家里添了不少东西，大到床上铺的盖的，小到牙膏牙刷洗发水，他们还一个劲儿地催问我具体是哪一天回去，说家里等着我回去杀年猪。

“时间还长着呢，我回去的时候马上就过年了，杀年猪不用等我了。”我说的是实话，买的是农历腊月底的车票，到家后马上就过年了。等我回去杀年猪的话，可能就来不及准备过年的食物了。

“不急不急，一年到头就等着你们兄妹两个呢，你啥时候回来，我们啥时候杀。”母亲的话斩钉截铁。

母亲的话虽简短，却翻出我内心深处某股酸楚的味道。

一张回家的车票，上面标注的不是时间，也不是票价，而是你和亲人团聚的幸福时刻。